

2013/10/20 (日) BBES 玩藥無套研討會

研討會主辦單位：大台北同學會

【熱線發言稿】

與談人：杜思誠／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策推廣部主任

今天談的議題是 BBES (無套藥物性愛)，我必須說，在熱線工作到現在，我自己發現事情還滿複雜的。我今天整理了一些聽到、看到的經驗，包括來自熱線工作、身邊的朋友，以及和其他工作者的交流。我也必須說，娛樂性藥物當然並非只有同志使用，異性戀也在使用；也不是所有男同志都在用藥。我作為熱線工作人員，只將我所知道的男同志圈藥物使用經驗整理出來，由於每個人的狀況都不同，因此遇到的經驗也很不同，我把我知道的部分同時並陳，可能有點混亂，但這也顯示其經驗的複雜性。

台灣男同志圈娛樂性藥物的流行脈絡

以我所找到的資料，在台灣，1990 年代末開始流行 E (搖頭丸)，後來是 K (K 他命)；2010 年「煙 (安非他命) 嗨」一詞在男同志網路聊天室流行，這代表在之前就已經有人使用，事實上一直有人在用煙，但為少數。

為什麼「煙嗨」開始流行？有一種說法是，E 的品質很不穩定，有一段時間因為國際上黃樟樹 (可提煉 E 的所需成分黃樟素) 過度砍伐而缺貨。相對來說，煙的品質穩定且容易自製 (新聞常報導破獲安毒工廠)，甚至有人說台灣製造安非他命的品質為亞洲第一。事實上，煙在歐美同志圈一直是流行的藥物，關於愛滋防治的研究也多為討論 HIV 與安非他命，過去台灣男同志圈流行的 E、K 反而不是研究焦點。今天我們主要談的是 BBES 議題，因此我把焦點也主要放在安非他命。

用藥的人也是各行各業都有，並非如大家想像的只有學生或沒工作待業的人，也包括老師、律師、醫師及其他專業人士。雖然都是用藥的男同志，但事實上「男同志」只是個集合名詞，只是因為都喜歡男性而被叫做「男同志」，但每個人的社經地位、社會位置、生命階段、教育程度和資源都不同，每個人使用的需求和遇到的問題也不同。

為什麼想用藥？

我整理聽過的一些說法，包括：降低彼此之間的距離、親密感的需求、真的沒有事情可做、朋友給了就試試看、流行（有人稱安非他命為水煙）、爽。

用煙與使用保險套

在 E、K 流行的時代，使用保險套仍為基本的潛規則，若不戴套需要事前溝通或現場討論。但從用煙的人的經驗來看，不戴套較為常見、變成默契，使用保險套的人變成少數，但不是沒有。

為什麼用煙和不戴套有關？

有一些原因是和煙的藥性有關（敏感、興奮、注意力提昇、專注、執著、強化好惡、自信感），我整理了一些人的說法，包括：

- 敏感：使用煙之後會讓觸感變得敏感，也會讓黏膜組織變得敏感，有零號會說覺得「保險套卡卡的不舒服」（也有可能是因為潤滑不夠或身體因為發熱而比較容易流失水分），也有人說覺得「有東西（保險套的儲精囊）卡在後面不舒服」。有的一號說戴上保險套就沒感覺，甚至有人說覺得「陰莖要被箍死了，不能呼吸了」。
- 注意力提升（專注、執著）、強化好惡：煙的另一個效果是會讓注意力提升，變得專注、執著，喜歡的事情變得更喜歡，討厭的事情變得更討厭。這邊必須先說，保險套的使用並不是天生自然的事情，而是後天養成的習慣，相較於異性戀，男同志其實一直被教育、要求要使用保險套（為了預防疾病）。習慣並不代表就是喜歡，因此使用煙之後可能會放大那個不喜歡戴套的想法，或是更執著於「戴著保險套不舒服」的感覺。
- 自信感：用煙也會讓人增加自信感，因此可能對自己的決定更有自信，也比較可能接受風險較高的性行為。

另外煙也會有提振精神、不容易射精的效果，長時間且激烈的性行為變得可能。

造成現象：堅持無套的人變多、激烈的性行為、馬拉松式的性行為。另外由於使用之後效果可以依照用量延長（依照用量可能一個晚上或兩到三天），因此使用者的營養和睡眠問題也是需要注意的。熱線這邊就有接過諮詢電話，打電話來的人說他的朋友因為玩煙不知道用量怎麼抓，所以兩天睡不著，而且有點發燒，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另外由於身體長時間處於沒有休息的情況，免疫力可能因此受到影響，特別是對感染者來說，可能造成身體負擔。

使用者不會擔心對身體的傷害嗎？

先說對身體傷害的瞭解，有人第一次使用時其實不知道他用的是安非他命，朋友告訴他這是「水煙」，不是毒品。另外，由於藥物資訊仍不流通，有些英文能力比較好的人，可能會上網搜尋資訊，但大部分使用者通常是私底下彼此流傳聽過或試過的玩法，或是以身試藥，神農嘗百草；對於自身使用的藥量也是一次次試出來。這就變成每個人在碰運氣，你今天遇到願意帶著你玩、照顧你的人，你可能就會有比較好的經驗、比較安全，但你也可能遇到只想自己爽的人。

這裡談到的藥物資訊包括對身體的效果、副作用、長期影響。而台灣常見的「毒品教育」往往呈現的都是非常負面的資訊及對身體的傷害，讓一般人對毒品感到恐懼，但對於在使用的人來說，卻無助於其健康維護。例如，一般的「毒品教育」常說：使用安非他命會造成偏執、幻聽、幻覺，甚至有所謂的蟻走感。但對於沒有出現這些狀況的使用者來說，上述那些描述和他們的經驗是有斷裂和落差的。你說他們不清楚傷害程度或不擔心嗎？有些人的確不清楚確切的影響，有些人會擔心但也知道該怎麼判斷，有些人則是因為有其他更強的動力讓他繼續使用。

我個人是比較擔心安非他命對於使用者精神方面的影響，以及安非他命相較於其他娛樂性藥物的成癮性更高，另外，也常有人用過量而導致身體不適或影響作息與睡眠。也有精神科醫師分享在診間看到的因為使用藥物而出現嚴重症狀的個案，我覺得這些都是需要讓大家知道的資訊。

不會擔心感染疾病風險嗎？

必須先說，愛滋在台灣男同志交友文化中，仍是一個不可談的禁忌（事實上應該是整個社會都不可談）。成大柯乃熒教授的「網路約炮達人」研究中詢問男同志如果約炮時遇到感染者怎麼辦，清一色的答案是「如果是陽性就不要跟他做」。在這個情況下，感染者每次都要面對告知的壓力，如果說了很有可能被拒絕甚至被羞辱，如果不說又可能面對「蓄意傳染」的法律責任。而對於非感染者來說，提到愛滋或性病是一件非常破壞氣氛的事情。

對於玩煙 BB 的人，我發現有一種現象，叫做「心照不宣」。對一些感染者來說，你選擇跟我玩煙無套，而沒有問我是否感染，那你應該也是感染者。對一

些非感染者，你選擇跟我玩煙無套，而沒有問我是否感染，那你應該是沒事的（沒有感染）。雖然都是「心照不宣」，但其實可以發現彼此的想像剛好相反。不過我也有聽過有感染者會在每次跟別人約 BBES 之前，都先告知對方自己是感染者，直接面對被打槍的壓力。

當然也有人會擔心疾病風險，但又怕談愛滋破壞氣氛，所以就用一種比較隱晦的方式詢問：你 OK 嗎？你沒事嗎？你安全嗎？（在熱線的匿篩服務經驗中，也常聽到男同志一般沒用藥的約炮經驗也會這麼問）通常對方當然會回答：我 OK，或是我沒事。但這樣的問法因為過於隱晦曖昧，事實上其實很難真的問到想問的答案。我也聽過有人在玩 BB 煙趴之後，才擔心的問在場的人是否都是安全。

想用藥性愛的可能原因之一：爽

有使用者提到，他覺得「用煙的快感是純 S 的 1000 倍」。雖然是誇飾法，也不是真的經過科學研究計算倍數，但從其描述中可以知道，用煙性愛的快感是比一般性愛刺激程度強烈許多。可以用一個比喻形容，喝過了黃金比例，你還會想要喝袋裝冬瓜茶嗎？但這也造成一個現象，對於一些玩藥的人，純 S 相較之下快感有差，比較沒感覺，做愛時間又短，因此持續選擇用煙性愛，「已經回不去了」。

想用藥性愛的另一個可能原因：親密感的需求

強烈的性的需求，不只反映了身體上的舒適（爽），也反映了一個人很強烈的社會性、情感性的連結。例如「我希望我們可以沒有距離的靠近」，這句話的「靠近」不僅僅是身體上的靠近，也是心靈上、關係上的靠近。

我覺得這某程度解釋了為什麼娛樂性藥物對於某些男同志的吸引力這麼大。在男同志的成長過程中，常常面對孤單一個人、不認識其他同儕、擔心不被其他人接受的處境。另外，男同志也是男性，在台灣社會中（其實在很多社會中都是），男性被教導要理性思考、不要表達自己的情感。在熱線我們整理男同志伴侶關係和女同志伴侶關係經驗時，兩相比較之下更為明顯。女同志很容易談心、談關係，男同志則很容易談性、談慾望，卻很少談關係、表達自己內心情感，甚至跟自己的感覺很疏離。

但這不代表男同志就沒有情感需求，事實上大家都有「孤單寂寞覺得冷」的時候。對於一些人來說，藥物釋放身體界線，卸下心防，拉近距離，讓彼此快速產生緊密的連結（這樣的連結當然也因為藥效退去而快速的斷裂）。想要有身體的連結是很自然的事，在這個角度下保險套變成阻礙。我有位朋友是在和男友分

手之後，因為內心空虛寂寞而上網約人，對方想約煙嗨，我的朋友雖然有意識到可能會 BB、會有感染風險，但仍抵不住內心的寂寞而赴約（也許內心也是期待有人能更靠近），後來發現自己感染。

有些人是在趴場中出道，只知道這樣的交友方式，身邊認識的同志也都是這樣玩。

有些人的生命階段處在「卡關」的情況，或是正在面對未來的茫然。對一個看不到未來的人來說，當自己的親密感不足，別人說什麼很難拒絕。對一個沒有自信的人來說，有東西可以讓我感到自信，為什麼不用？對有些人來說，感染 HIV 是大事，但並不是最嚴重的事。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有面對自己沒有自信、無力、寂寞、擔心外界挑戰與壓力的時候，大家選擇不同的方式面對、處理，有些人則使用藥物。

在面對 BBES 的議題時，我和幾位愛滋工作者討論過，有一些發想：

1. 藥物資訊不流通且是透過口耳相傳，反而對使用者來說造成更大傷害。我聽過一些使用者的玩法，對身體造成的負擔或傷害更大。因此，對於有用藥的人來說，是否有可能成為主動的資訊提供者或詢問者，這裡指的資訊不只是怎麼玩才爽（這通常都會彼此教學），也包括怎麼玩才安全、讓身體負擔更少。當然，這就牽涉到玩藥的人對於藥物的知識是否正確，這包括個人的藥量、對身體的效果、副作用、長期影響、遇到緊急狀況該如何處理。

由於這些藥物都是非法，成分與品質無法保證，你無法確定你吃的是不是你以為的藥，也是另一個問題。根據報導，「紐西蘭今年 7 月立法，為了保障民眾使用娛樂性藥物的安全性，決定採取新管制辦法，要求製藥者在推出新的精神藥物之前，必須經過臨床試驗。根據新的法規，新生產的精神藥物，如果不符健康法規就不得販售，至於通過檢驗的流程，由紐西蘭衛生加以訂定。這項新規定，禁止 18 歲以下民眾購買藥物，且藥物只能在特定、獲得許可的通路販售，包裝必須標明成分及健康警告標語，告知可能的風險。」¹紐西蘭這項立法非常前衛，是使用管理酒精的方式在管理娛樂性藥物，後續發展如何，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2. 是否有另一種在趴場互動的可能性？讓趴場成為「溫馨小趴」而非「露水姻緣」，這意味著玩的人之前能有照顧情誼，而非只是玩一次爽就好。不過也有人說因為安非他命藥性的關係，強化好惡（喜歡的變得更喜歡，討厭的變得

¹ 可參考台灣立報報導：<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4038>

更討厭)，因此可能有困難。

3. 對於身邊的朋友，提醒他注意自己的用量及頻率、法律、營養、法律責任及後續遇到的狀況。特別是關於法律責任，熱線一直會接到男同志朋友用藥被抓、或被警察釣魚的求助電話，其中許多男同志在用藥被抓後，被迫在原生家庭中出櫃、工作也被迫中斷或辭職，司法過程中的身心俱疲，也讓許多人害怕、恐懼再次發生，甚至有人因此引發了對自身同志身分的羞恥與厭惡，也有人因此不敢再進入其所接觸得到的男同志交友圈。
4. 對於一些傷害性較高的藥物，如果真的無法不用，是否有可能改用傷害性較低的藥物？而對於一些因為無事可做、生活沒有目標的人，是否有可能陪著他一起去做一些事？對於想要尋求協助的人，是否可以提供友善資源協助戒藥？
5. 如果真的要 BBES，是否有可能就找瞭解彼此的感染狀況的人玩？
6. 雖然前面提到，特別是煙的藥性會讓人傾向採取無套的行為，但藥物絕對不會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說，並不是藥物讓你無套。個人應該想一想，是什麼原因讓你想戴或不想戴套。

上述各點仍只是我們的初步發想，我們也還在學習中，還需要後續更多的細緻討論。

如前所述，「男同志」只是個集合名詞，每個人的社經地位、社會位置、生命階段、教育程度和資源都不同，每個人使用的需求和遇到的問題也不同。有人用藥是娛樂，有人是抒壓，也有人是因為身邊朋友都在玩而跟著用，我們也有朋友是面對親人驟逝與家庭鉅變，每天都有想自殺的念頭，用藥讓他好過一點。由於每個人的需求與狀況都不同，只是要他不要用藥似乎無法符合個人狀況，也無法解決個人問題。這些用藥的人往往被貼上就是「有問題」、「不夠勇敢堅強」，但這樣談只是讓他離你更遠，反而更無法從中提供協助。對我們來說，藥物議題絕不可能只有大是大非，必須很細緻地去看見藥物對每個人的意義，避免道德化的責備個人，才能看到其中個人的需求與遇到的問題。